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

心灵的地图

L. Lee

XINLINGDE DITU

太白文艺出版社

李黎 著



(北京)

65

登录号

170113

分类号

I712.65

种次号

006

李黎

著

心灵的地图



太白文艺出版社



石油大学

01742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的地图/(美)李黎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0.1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于青等主编)

ISBN 7-80605-844-3

I. 心… II. 李… III. 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930 号

心灵的地图

李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4 插页 125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05-844-3/I·731

定价: 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5000)

李黎简介

本名鲍利黎，英文名LilyHsueh，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生于江苏南京，一九四九年赴台，一九六五年毕业于高雄女中，一九六九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一九七〇年赴美，就读Purdue University政治学研究所。曾任编辑及教职，现居美国加州史丹福，专事写作。

李黎著作表

●小说

- 【西江月】 短篇小说集。1980，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最后夜车】 短篇小说集。1986年，洪范书店（用笔名薛荔）。大陆版：198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天堂鸟花】 短篇小说集。1988，洪范书店。
- 【倾城】 中篇小说。1989，联经出版公司。
- 【浮世】 中、短篇小说集。1991，洪范书店。
- 【袋鼠男人】 长篇小说。1992，联合文学。

【浮世书简】 中篇小说。1994，联合文学。

【初雪】 短篇小说集。1998，联合文学。

●散文

【大江流日夜】 1985，香港三联书店。

大陆版：1986，广州花城出版社。

【别后】 1989，允晨文化。

【悲怀书简】 1990，尔雅出版社。

【天地一游人】 1992，尔雅出版社。

【世界的回声】 1996，九歌出版社。

【晴天笔记】 1996，联合文学。

●电影剧本

【袋鼠男人——电影剧本与幕后人语】 1994，
远流出版公司。（由台湾中央电
影公司购得版权摄制同名影片）

【双城记】 1994

【乐园不下雨】 1997

●编选

【海外华人作家小说选】 1983，香港三联书
店。

大陆版：1986，广州花城出版社。

●翻译

【美丽新世界】1969，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库（用笔名黎阳）。1990出修订大陆版1987，广州花城出版社。

●得奖作品

【最后夜车】联合报七十一年度短篇小说奖（1982）。

【倾城】联合报七十七年度中篇小说奖（1988）。

【袋鼠男人电影剧本】行政院新闻局电影辅导金（1994）。

●作品英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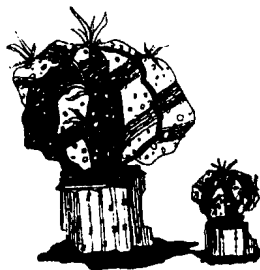
小说《雪地》(Snow Fields)选入“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HongKong & Taiwan” (Renditions Paperback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1990)

小说《最后夜车》(The Last

Night Train) 选入 “Exile & Native Sons: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from Taiwan (国立编译馆, 1992)

小说《近乡》(Homeward Bound) 选入 “Nativism Overseas: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五篇小说《谭教授的一天》、《春望》、《天堂鸟花》、《梦镜》、《浮世》选入 “The Chinese Pen-Quarter (Taipei Center, International P. E. N, 1988, 89 90 & 94)



自序

ZIXU

旅人之眼·心灵之图

有一年春天去苏格兰，高原上的风清扬而温柔，更柔和的是滋润碧绿的草坡，在似有似无的雾霭里随意点缀着几匹绵羊，远看着像是不动的，连时间似也静止了，只有延展无际的鲜嫩芳草，绵延覆盖着起伏的山丘……

这样纯净的美令人感动，而且总会忍不住赞叹出来。

然而开车的司机很老实地说：游客都说这里风景美，我们看了一辈子，倒并不觉得怎么样。常常是这样的：当旅人迢迢万里寻到一处向往多年的名胜古迹前，带着期盼与渴求，等待印证传闻、期望被难忘的经验充满；在感动震撼莫名之际，回头看见当地的人却是冷漠甚至厌烦的——对亲如肌肤的事物理所当然日久天长之后的厌烦与视若无睹。除非……

除非远离——时间或空间的。

远离原本熟悉的世界，作一个旅人，以旅人的眼睛看过另外一个地方，再回到原先的世界……在不一样的眼睛之前，展现的会是不一样的风景吧。

最纯粹的旅人应该是孩童。还有什么比得上孩子好奇、求知的眼睛更适于观察、欣赏以至于洞彻呢？孩童们新来乍到这个世界，还不知道自己很可能将会耽上漫长的数十年——即使知道，也不会明白那种漫长……那样纯净的眼睛观看的世界，与日后偏执倦怠的成人之眼看出来的，会是何等的差异啊。

小时候常与自己玩这样的游戏：上身向前倾到最低，倒悬的脸从跨开的双腿间往后望出去，平日最熟悉的风景因倒错而显得陌生有趣起来，有时甚至令自己一惊，因为竟然会在极短的时间里变得认不得了，且有一种奇异的美。

另一件童年无聊时常做的事是躺在家中地上看天花板，想像上面那片空间才是自己的生活空间，明明与地面同样尺寸大小却显得那么宽敞空旷，渐渐整个原本湫隘的屋子好像也扩大了，与那片倒悬在上方除了长出电灯泡之外别无一物的雪白平面一样大了……然后我让想像中的视角颠倒过来，从天花板那里“仰视”地面，桌椅立灯也都全从地板长出来，倒悬着——当然人也是。在这桩游戏里，我是将自己从狭小的空间里释放出来了。

还有，拿到望远镜，偏要反过来从另一端的镜头看：看熟悉的近处景物拉远了影像，距离带来了陌生感常会同时带来一种美感。

孩子会做这些事，成人就不会了。还好有些成人会旅游。

当然，成年的旅人也常是带着他自身沉重的包袱旅行的。所以旅人的眼睛虽然充满好奇却也同时会是苛求的，既探索着新鲜陌生的世界，又复不断与自己所来自的地方反复相比；既迎新又恋旧，既接纳又抗拒……

旅人在寻访以及面对旅中种种新事物现象的时刻，在他的眼睛忙碌观照的时刻，他自身所来自的世界其实也正在暗暗起着变化：在他的记忆里、在他回去之后的眼睛里、在日后的岁月里……有些事情的意义也许将永远改变了。

成长之后长时间的远适异邦，对我是兼有空间与时间的双重的远行。这种远行至少会造就一种眼睛：往返观照的心灵之眼；尤其若是游走于差异最大的东西两方世界之间，以一方之眼尽观另一方之余，试着借对方之眼反观己方……结果会意外有趣得岂止是惊讶或惊艳而已。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字，可以说是这些年来我用这双眼睛观照的记录——犹如一张一张的地图，是自己多年来亲身测量描绘的；我既是珍藏也愿分享，给世上有着好奇的眼睛的心灵阅读。

一九九八年春于美国加州史丹福

◎李黎

啊！沙漠……

序

“新疆，去不去？”

L 在广州下了火车，接她的人在寒暄之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

新疆？……马上有一百个意象涌上来——书本里的故事、历史、传说、图片、想像，唐诗里那些边塞大漠的句子……太遥远了。正因为遥远，魅力才那么大，像一个断断续续的时空之外的远方的召唤。当然去，要亲眼看到才算。

“当然去！”L 说。习惯性地掂掂她肩上背包的带子。没有团，没有队。她单枪匹马旅行惯了。单骑走天涯，从东方走到西方，从南方走到北方，横跨新大陆、旧大陆、浩浩的大海大洋……而今天是大漠。天山，丝绸之路，火洲，西域，塔里木，维吾尔，哈萨克……这些名词飞快地在她脑海中掠过，像一只只美丽的鸽子掠过蔚蓝的晴天。

她想到自己曾经到过的沙漠：美洲西部荒砾的沙漠，春天来时，就铺上一片无际的仙人掌花。就只有短短的几天，像一个绿洲的梦。往北一些，是细腻的、有一耸一耸沙丘起伏的沙漠，可以踩一串无尽的、长长的脚印。往东一些，仙人

掌们长高了、长大了，矗立的手臂嚣张地指向天空，墨绿而多刺，一尊尊凜然青苍的躯干。再往东，煌煌的烈日下，几艘巨轮般的平顶山静静地泊在一片狮黄色的浩瀚的沙海中。自远古到如今，船没有动过，海也没有流过；沙漠总是给人永恒的感觉。这是印第安人的聚落，平顶山是他们的圣山。苍鹰在巨岩上盘旋，衬着碧蓝的天——蓝了千百年了，印第安人被圈在他们沙漠中的“保留区”里。注视着他们的是冷冷的苍鹰，以它们锐利的鹰眼……

但是，中国的沙漠呢？L常想。

有那样一种地方，你可以从来没有去过，没有听过直接的传闻，没有看过清晰的图片，没有见过来自那里的任何人任何东西；甚至没有梦见过，因为渺远得无从梦起……但你知道有一天你终必会去，因为它对你的召唤是那样熟悉那样强烈。假如有轮回这回事的话，那简直像是前世的乡愁的召唤，你知道今生必得去走一遭。L的心里，就有几处这样的地方。

L是伴着今年最后一个台风入境的。在南国的蕉风椰雨中（多熟悉的风雨啊），她试着揣摩大漠的景色，但却似捕月影般的枉然。好在就要去了，她想。在珠江之滨的细雨中，她默默想着——

啊！沙漠……

北京—乌鲁木齐

没有几朵云。波音七〇七爽脆地穿过干净的蓝天。在窗外，在眼底，北京的郊外铺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绿，间或是一大块一大块收割后的黄，然后是一面极大的碧蓝的镜子——

是密云水库吗？还是官厅水库？L 还没来得及找人问，眼底已是山峦起伏了。一条灰白色的细线曲曲折折地蜿蜒在山脊上，“长城！”她在心里低呼。两年前她爬上去过，也是这个时候，初秋。

那条灰白色的长线固执地始终不断，不管怎么曲折起伏，翻山越岭。两年前は平视、仰望，现在是俯视、鸟瞰。不管怎么看，长城是千古一条炎黄华夏的巨龙。长城从东海筑到西北的沙漠，从两千多年前筑到五百年前；但是最超越时空的，长城筑进每个中国人心里。

“我的长城——”L 温柔地想着，“我们的长城……只要是中国人，都会这么称它吧。”

人间的巨龙远去之后，地面的景观也全变了。一望无际的荒滩，间或有浅红棕色的盐碱地、蜿蜒的河流、无水而有流沙般的冲积扇……荒滩过去还是荒滩，人呢？那些城市大街上摩肩接踵的汹涌的人潮呢？

偶尔也有几处看起来是有人烟的聚落。有人则有烟，在荒滩上，大漠上，一条孤烟——并不是直的，有一点斜。

身旁坐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人，穿着国内一般人的装束，拿着地图，不时计算着时间，参照地图，估量着距离，过一会儿便向他坐后排的同伴说：“现在在内蒙……是戈壁滩了……这儿是河套一带吧……现在在民勤上空……要到河西走廊了……”还不时夹带着些地质学上的名词。

L 好奇地问：“你是研究什么的，地质吗？”

“不是，不过有点相近。”那人笑道，“我是研究遥感的。唉，真可惜，早晓得今天这么晴朗，看得这么清楚，我该把人造卫星摄得的图片带来对照着看的。”

L 想到她收集的两套美国人造卫星拍摄地球的幻灯片，在一所科学博物馆的纪念品部买的。其中有两张是中国的山川地形：一张是岷江和大渡河交会在四川的山脉之间；一张是长江衔着洞庭湖。她喜爱那些照片神奇的美丽。没有能用太空摄影来对比眼前的景物，她也与身边那位科学家一样感到可惜。

“祁连山！”邻座的科学家指点给她看。

她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看着地平线上那一条白皑皑的山脊。白色的下面是固执的青苍，若隐若现在淡漠得说不出颜色来的荒原上。

“祁连山下好牧场——”很久以前会唱的一首歌。开头好像是“青海青，黄河黄……”那时一开口，歌词便把他们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他们——一群从来没有见过雪，及见过比三万六千平方公里更广阔的地方的孩子们。祁连山。额头还是冰凉的，她想像自己枕在远处那白皑皑的山脊上。

L 开始兴致高昂地在机舱前后走来走去，寻找角度最好的窗口摄影。机舱没有坐满，这天从北京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线上，大都是像她邻座的科学家那样出差的人们。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日本团体，其中有位女画家，专心地对着窗外的景色作速写，身旁围观着几个好奇的乘客。L 没有带她的速写簿。她决定这次只用这架摄影机和自己的一双眼睛来速写。

预计是三小时零四十分钟的航程——全国目前最长的航程。L 看着表，该快到了。底下有一条笔直的黑线，在单调的沙漠里，却并不显得清晰，但是那种直——

“铁路！”蓦然想到，地图上代表铁路的黑线，画得好像理所当然似的；但是俯瞰着下面那片无垠的大漠；多少人，多

少天，在那样的地方，修起那样一条笔直的铁路，往西北，一直往西北……

隔着天空和地面的距离，隔着多少年的岁月，L 看不见筑铁路的人，看不见他们的汗珠，他们手中的铁锤与铁轨撞击时迸溅的火花。但 L 觉得似乎看得见他们，隔着浩渺的时空；正如她驾车在北美洲西部的沙漠中，看远处的圣塔菲火车线路时，就觉得仿佛看见一百多年前筑路的华工一样。那些没有超人的体格、却具有超人的毅力与耐力的华工，拖着辮子、戴着苦力的笠帽，在山崖和沙漠中建筑了一段又一段横贯美利坚的铁路，从西部到中部，会合了来自东海岸的铁路雄师，然后北上加拿大，修筑加拿大东西横贯铁路——如果他们还没有弃尸荒漠、加入无数海外孤魂行列的话。

荒漠上的铁路。人的意志和力量。铁和血，不正是李生的兄弟么？甚且可以说：血中本是有铁的，而铁中又何尝没有血？

“陇海铁路起点是江苏省连云港，终点是甘肃省天水县。将来计划修建到兰州市。”这是 L 十几年前在中学教科书上读得烂熟的一段话。后来她才得知这段铁路不但早已修到兰州，还修到了迪化——不，乌鲁木齐……

“那是天山。”热心的科学家的声音唤醒了沉思中的 L。她急忙看出去。遥远的冰莹的蓝和白，一脉伟壮的雄浑，一脉山。“天山。天山。”她喃喃地跟着说。这样的名字是有魔术性的。当时为这座山取名天山的人们，以为这样的山顶该是天上，是神仙住的地方了；所以有天池，有瑶台、西王母娘娘的神话。就像希腊的奥林匹克山上是诸神的居所一样。L 微笑了，她喜爱先民这样浪漫情趣多过宗教情绪的表现。

“哈密过去了。快到了。”科学家说，“我去乌鲁木齐取个资料，今天下午就回北京。”

在这位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的眼里，L 是什么样的人呢？她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飞机在下降了。L 系上座椅安全带，期待着又一个“快乐的着陆”——送行人的贺语。每个着陆都是一种盼望、一种兴奋，常常是一种快乐。在陆地上有自己想见的人、想到的地方、想看的事物。快了，快了，就是这一天，在几分钟内，她的双脚就会踏在那片以亘古的呼声召唤她的大漠上——

大漠书柬

A:

我在沙漠里。

早上八点钟从北京起飞，将近中午到达乌鲁木齐。今早北京有些细雨，乌鲁木齐的阳光却很好。

街道上政治的大标语牌很多，且大多是关于“反修防修”的。不像广州市那样百分之九十五都换成了商业广告；也不像上海和北京，交通要衢上是巨幅的交通安全广告。这里到底是边疆。标语的文字是汉、维并用，我决定弄清楚维文字母的发音法，就可以跟着念了。拼音文字就有这个好处。

乌鲁木齐的人口是汉人和维吾尔人大约各占一半。除了军垦新城石河子几乎全是汉人之外，这里大概是全新疆汉人比例最高的城了。维族人大多很容易认出来，虽然他们高加索的外形特征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有的非常明显，就像东欧甚至南欧的人种；有的要细看才看得出，比如今天来接我的这位维族青年，惟一的“迹象”只是他淡黄褐色的眼珠和高

挺的鼻梁。

妇女们头上多半扎着彩色的头巾，年轻些的扎花纱巾，年纪大些的披白头布。典型的服装是有着一抹抹彩虹图样的花衫连衣裙。腿上和脚上是肉色的厚尼龙袜和皮鞋，也有不少着皮靴。虽然因为入秋了，几乎全罩上了单调的蓝色或灰色的外套上衣，但那些亮丽的、彩虹般的色彩仍然掩映在秋阳里，照亮了我的眼睛。

下午我去逛了乌鲁木齐最大的两家百货商店。大概因为是十·一的缘故，市区很拥挤。但到底是地广人稀的新疆，纵然很挤，也不会像今天的上海南京路或北京王府井大街那样吧。

我乘的那辆“伏尔加”小轿车开进商场前的空地时，一阵骚动，车窗外立即涌现无数的面孔——好奇的、友善的、漠然的、微笑的、严肃的……什么样的都有。我知道在这里是免不了被当作“稀有动物”看待的命运，算是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谁让我既不走路又不坐大车或小毛驴拉的板车，却坐一辆小汽车到商场，被当作珍禽异兽展览也是自作自受。但我既不是像熊猫那样可爱而又值得观赏的稀有动物，又不会变什么把戏以娱观众，只好很抱歉地一头钻进人丛中了事——群众往往给人一种保护的安全感；难怪最后大家都穿一个色系的外套，因为可以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保护色”的作用。

在百货商场里想买些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却都没买成。买个“冬不拉”吧，我不会弹，带回美国也找不到人教。买件彩虹调的民族花衫吧，维族姑娘个子都普遍比我大，没有尺码合身的。看她们个个耳朵上都戴有镶红宝石的金耳坠，